揅經室集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
足已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
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
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
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
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
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
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
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
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能近

取譬即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譬即子夏切問近思之説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並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夫言訒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訒即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似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

相戾者卽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首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已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已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卽如已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已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曾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卽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

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
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
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
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
仁也若云此仁卽眞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卽眞
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
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
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
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人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

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
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
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
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
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
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
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
匪人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
孝伯氏邑相同葢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

悖慢者不知人卽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荅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

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元謂已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爲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宋以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晉人之學最重清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儒家學案標新競勝

之派皆預爲括定曾子子游子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爲仁亦同此說也其曰爲仁可見仁必須爲非端坐靜觀卽可曰仁也曰竝爲竝卽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己字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卽可立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
已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
必待人而後竝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
上二克己字疊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
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
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
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荅以四勿勿卽克之謂
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

相人偶者人必與己並爲仁矣俚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卽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爲一曰卽仁卽心也此儒

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
尹子革諷祈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
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
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
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亾
夫求鼎詬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
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爲克己
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

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既引此語以歎楚
靈今又引以告顏子雖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
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
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
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
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
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
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
已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
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

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掊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已自剋不必戰勝況可詁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即以論語克已章而論下文云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爲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患人之不已知見學而及憲問篇又里仁作不患莫已知衛靈公作不病人之不已知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貢問一言章皆有此語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

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
己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己
以進仁以爲己任行己有恥莫己知也恭己正
南面以爲厲己以爲謗己若作私欲解則舉不
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爲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
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讀劉焯
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
不能自克之語故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竊
以馬注申之克己卽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

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
下文荅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
臧用中太學曰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即論語
克己復禮爲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
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荅顏淵注疏家各望
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
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
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
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
以克己爲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即下

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爲責責已失
禮而復之與下文四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
卽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
視聽言動故克已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
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
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已
爲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鑿
員枘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
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

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恕充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豈有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也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從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胥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華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

孔子且奉爲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爲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

乎大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

故但以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忠淸許人而不許

以仁子貢視仁過高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

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臧庸案皇侃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

集注朱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

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爲仁之本即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爲仁爲孝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爲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尙謂之仁況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爲仁正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讓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衛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門論仁爲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爲仁而以匡天下爲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愛人爲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訒訒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可見爲仁須訒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卽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爲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

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用力無不足卽一日克己復禮之說

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

尙行禮樂覲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

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陔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

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爲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

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

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
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爲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

許三月不違可見爲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爲一若直號仁爲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爲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爲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

知並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入在口是以舉以爲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大約晉以後異說紛岐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爲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爲能近取譬而已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閒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

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顙有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

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為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為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即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即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牼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為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至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

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惟此時為然

孟子曰仁言不如至得民心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至不仁者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六章言爲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斂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

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至 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 至 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 至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至 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鬨 至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至 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糜

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蕩危憂辱昭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淸靜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
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
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
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
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
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
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節

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特闡仁之義蘊以人一訓爲

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尚不忍王見牛尚不忍况相並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

推愛牛之恩即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謂孟子並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為重義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即如此章言四端皆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至 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仁為人心也仁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觀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

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爲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全以乍字爲憑仁非外鑠求之則得況蒸民之詩足爲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至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荑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至 達之天下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也見漢書注無與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即爲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爲聖賢傳心之秘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一

照皆眞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爲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柎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遣詞之超妙尙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講喪服諸禮乃走老聃厭棄周禮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據道德經厭棄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元妙之故轍復擇取淸言中自然神理最淸遠

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恣縱之譯爲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无虛之神夫清遠无虛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尚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乎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

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舊經爲舛道安乃第一次靜坐達磨爲第二次靜坐此以晉人子學入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爲舛方能以子學闢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爲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子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既與佛圖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子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

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與賈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緯研老易預蓮社宗炳富於學識尤精乎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賢傳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賢行狀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毛詩音義謝靈運亦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躍事變本

引人壽入彼道如此此以乎學入釋學而昧所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磨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大興禪宗則是西域人來中土不耐經卷不如全掃一切更爲直捷此又遠不及慧遠翻經之時在彼教中又下一等矣達磨入中土言語難通亦慧能等傳會而成也故由儒而乎由乎而釋其樞紐總在道安慧遠之間由釋而禪其樞紐又在達磨慧能之間後儒不溯而察之所以象山陽明白沙受蓮社少林之紿而不悟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 至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哀哉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至勝用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是皆穿踰之類也

按以上四章皆本孔子之言為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即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為本心故曰仁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為人與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夜氣者仍是責

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如釋氏之明心見性也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已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既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惠字即包仁字在內）虞書克明峻德即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尚書虞夏商書（仲虺之誥克寬克仁太甲懷於有仁皆古文尚書）詩雅頌

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始因相人偶之恒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然非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傳以爲穆姜之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今在古文泰誓）惟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爲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在成康以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

言蓋惻隱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弟爲仁之本君子務本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言孝爲仁本皆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事非通悟也通悟則曇知之說緣之而起矣故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見之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子之實養親是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質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質實而蹈虛乎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孟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 趙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

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又孟子直謂形色為天性殀壽為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微則入於老釋之趣矣

又按仁於父子為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此舜之命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知性以盡事親之道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此章及蒸民之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質實可據不必索奧妙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至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爲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之之後知仁爲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至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於上二章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爲事親仁必內矣義之實爲從兄義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旣曰性則明是內

也安得以爲外君子不謂性也不過勉人安命非真謂非性此章告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闢也孟子以味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八世之恆情聖賢之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而攻之其即與孟子前語相剌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

字亦非耶況此章章末孟子詰之曰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卽執告子食色性也四字之矛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之盾矣翁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至 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至 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至 不患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 至 近焉

按上四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

者夷之 至 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即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尚必置辯此時韓非老莊之說尚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即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

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

闡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髠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至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至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道

揅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尚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公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

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
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
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㪅作所不可不㪅德卽性之
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
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
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
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

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為文性命

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毫無虛障若與名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尙書皐陶謨皐陶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禹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皐陶曰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尚書此篇爲禹臯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從此出愼修身者卽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

卽祈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卽今天
其命哲之訓所由來撫綏逸欲有邦卽孟子不
謂安佚爲性所由來五典卽孟子仁義禮智之
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卽孟子知之於賢者
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卽命哲命
吉凶命歷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卽王敬作
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臯陶文武
周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
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
雜於其間

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旣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

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即中庸所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即虞書之五典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永命改爲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性命二字相聯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易簡如李習之復性之說自昌黎習之言性道者幾欲自成一子後跡孔孟此則太過故元但舉詩書各經古訓尊而列之比而讀之畧加按語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爲僭矣

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

麟以爲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恒性乃
古文尙書也
尙書召誥召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尙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
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
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
民性皆式尙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
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

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誘之
命而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僞哉

尚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
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

修德即名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德可求故名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王之詩與名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命也

詩大雅卷阿泮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眅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爲

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必定於多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困病之憂卽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福反之卽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習之所說者爲是何以三百篇及今文尚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為則
古人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為性命所關乃包言
行在內言行即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
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
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
外有廉隅訏謨定命即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
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甚柔
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即愆于威
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

內言行亦即在威儀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僭不賊而可以爲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偁詩再曰愼乃在位安汝止即淑愼爾止在止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仰徵天命之義寬安非秘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各本皆誤作養之以

（疏證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顏氏漢書注云之往也往就福也）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卽性也卽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卽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卽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

以敎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弃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勸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之說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藐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

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

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尚書書言威儀者二顧命自亂于威儀酒誥用燕喪威儀再稽之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鳬鷖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一見瞻卬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愼爾出話無不柔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愼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即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祜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

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卽所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爲綱此亦卽凫鷖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
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
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
豪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
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
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爲大不以一己吉凶之
命不利民

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爲對故詩蒸民鄭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

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

周易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卽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臣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彖始茍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萃彖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卽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卽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與此道同

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卽元也故尙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卽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卽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在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衆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將以順性命之

理

按理卽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卽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

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
孔子言性秖此一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秖性相
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
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
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
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
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
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

能知賢而不能達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若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得爲君子乎按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祿命然皆爲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眞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卽關乎天道此天道卽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

之天道也即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聖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竟不聞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彝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别然愚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

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爲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爲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爲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爲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古人言人性之上者

日哲曰智皆與愚字相對相反絕未言及靈字言靈者曰道家之說也說文靈爲以王事神或从巫故靈爲神靈之稱在神則是美偁在人則是惡稱攸曾子曰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楚辭曰横大江兮揚靈夫推靈脩之故也毛詩之靈臺靈沼靈雨禮記之四靈皆兼神靈之義周書謚法極知鬼神曰靈故莊子則陽注曰靈則是無道之謚也自莊子天地始有大愚者終身不靈之語使靈字與愚字相對而相反晉人談乎者嘗此字虛明妙覺勝于言哲言智于是古文尚書泰誓始有惟人萬物之靈之語自有此語學者幼而讀之長而習之忘其本矣是以劉孝標辨命論全是乎學有聖人言命以窮性靈之語不知莊子心靈本是乎學故莊子德充符曰不可入于靈府庚桑楚曰不可內于靈臺注曰靈臺者心也故以心靈爲學者自莊子始而釋家明鏡心臺之論實襲之于莊子釋襲于莊可也儒轉襲于釋不可也

又按韓文公原性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

而遺下韓文公以子魚楊食我等爲性惡也然

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如以

性善爲非則烝民之詩物則秉彝之古訓不足

式矣况名詁所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天

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卽有愚

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

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不幸短命死矣　亡

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爲天命以孟子性也命

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即所以爲性性即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

于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名詁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卽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卽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卽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既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

育卽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卽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者秪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乎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秪自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事事事著力實地而來

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

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聖人率性不待敎

也卽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敎

言愚人受敎能節性也卽孟子所謂有命焉之

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說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

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卽孟子所說有

性焉之性名詁旣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卽修

道之敎卽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卽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卽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

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卽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卽外感之至易者也卽孟子所說耳

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爲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爲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亦言哀樂喜怒

愛敬乃樂音之哀樂喜怒愛敬非人性之哀樂喜怒愛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愛敬感人性情之哀樂喜怒愛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願拒人者於性之外尊性爲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易繫辭傳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言人无思无爲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爲

音樂言之者不相牽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爲主者晉唐人樂從其言退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爲相似遂傅會之以爲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

神雖周孔不能況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留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羣類不同各有性命卽名誥所說罔不在厥初生亦卽詩所謂實命不同也

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旣發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卽書召誥所說之節性亦卽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

古人造此字時卽已諧聲亦兼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雪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覩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

視人性不及幾欲儕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

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卽誤者因不能得

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

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質實無差

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

以義爲外故孟子此章惟闢其義外之說而絕

未闢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

說爲非然則孟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
色爲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
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
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
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
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

者含五經質實之言兩端求高妙未有不誤者

好是懿德即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即春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即一定也然命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即召誥所說德之用祈天永命也修身即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即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邾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

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天物則之道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尚書洪範五曰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說此漢以前經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

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習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色聲臭安佚爲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經所言天性梁以後言禪宗者以爲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寂照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召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

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
頑君虐於命也禮掖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
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
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
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卽
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
按唐李翱復性書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復
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
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　明與昏性本
無有　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

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情何所生　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　誠者定也不動也　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　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傳

會習之此書是也尚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問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以聖人繫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與易道相關者多（惠氏定宇中庸注全歸入周易）故言亦或及於幽明高大之處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釋迴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

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尚未感物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牖民孔易非性光明照也此不可誣改聖經以飾釋典者也至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玄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翻譯大論佛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魏書釋老志自性本

覺詳見於實相經白居易文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翻譯名義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傳燈錄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相比而觀其迹自見蓋釋氏見性秖是明心不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卽喜怒哀樂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則情不生然則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具虛寂明照淨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遷就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晉謝靈運詩云偃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王康琚詩云矯性失至理六朝人不諱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翱爲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辯也李翱所言寂然

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爲孔孟之性不得已
不辯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
又案寂然靜明感照通復以此爲事可以鍊身
體可以生神智可以爲君子可以爲高士可以
爲名臣可以守廉介可以彌嗜欲可以澹榮利
亦有用有益也然以爲堯舜孔孟相傳之心性
則斷斷不然